

苏联文学教学研究参考丛书

一幅画

[苏] 达·格拉宁 著

张佩文 陆玫 译



图书馆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苏联文学教学研究参考丛书

一幅画

[苏]达尼伊尔·格拉宁 著

张佩文 陆 玫 译

北京师范出版社

一幅画

〔苏〕达尼伊尔·格拉宁 著

张佩文 陆 玫 译

*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西安新华印刷厂印刷

*

开本：787×1092 1/32 印张：15.375 字数：324千

1983年6月第1版 1983年6月第1次印刷

印数：1—17,000

统一书号：10243·14 定价：1.30元

（限国内发行）

格拉宁及其小说《一幅画》

长篇小说《一幅画》的作者达尼伊尔·亚历山德罗维奇·格拉宁是苏联当代著名作家。他于1918年生于沃伦省（现库尔斯克州）一个偏僻山村的护林员家庭，自幼勤奋好学，热爱科学与文学。1940年他毕业于列宁格勒工学院电机系，先后担任过基洛夫工厂、动力实验所主任工程师、研究组组长等职。卫国战争期间曾在坦克部队任连长。战后，重返科技战线，同时抓紧业余时间进行文学创作。1949年他发表了第一篇短篇小说《第二方案》。

1954年格拉宁反映科技界革新与保守的尖锐冲突的长篇小说《探索者》问世，使他一举成名。五十年代后期，他陆续发表了短篇小说《个人的意见》（1956）、长篇小说《婚礼之后》（1958）等作品，主要反映苏联这一时期城乡生活的变迁和社会道德心理冲突。六十年代，格拉宁继续探讨当代生活的迫切问题。先后发表了长篇小说《迎着雷电》（1962）、短篇小说《丰坦卡滨河公寓》（1967）、中篇小说《我们的营长》（1968）以及国外游记，随笔等。

七十年代发表的作品有揭露科技界道德堕落，精神空虚的中篇小说《总有谁应该》（1970）、《异城之雨》（1973）、《同名者》（1975），也有描写科学家的献身精神和道德信念的纪实小说《奇特的一生》（1974）、电影小说《目标的选择》（1972年，与N·塔兰金合写）以及关于学者、作家等历史

人物的哲理性特写、随笔小品等。1976年发表了以卫国战争为题材的纪实性中篇小说《克拉芙季娅·维洛尔》（获1978年度国家文艺奖金）。

格拉宁是苏联当代文学中科技题材的开拓者。他对社会生活反应敏锐，善于透过错综复杂的现象，抓住生活的本质方面，揭示出新与旧、革新与保守之间尖锐复杂的矛盾。他在一系列引人深思的作品中对科学与道德的关系这一中心主题不断进行探索，比较广泛而深刻地描写了“科技革命”条件下的社会矛盾冲突和人们精神道德面貌的变化。他没有沉溺于六七十年代对“科技革命”的一片赞美声中，而是清醒地看到了沉湎于物质主义和技术至上的现代社会的种种弊病。在他看来，随着物质文明和科学技术的迅速发展，人的精神价值和道德信念面临着更加严峻的考验。与保护外界环境的问题相联系，出现了一个保护人的内心世界的问题。如果说科学对于解决第一个问题有着不可估量的作用，那么艺术则对于解决第二个问题有着不可估量的作用。

近年来苏联由于大规模的工业建设和住宅建设的工业化而引起了城市面貌和生活习俗的急剧变化。一些城市变得面目全非，具有独特风格的古老建筑被千篇一律、单调乏味的标准化住宅区所取代，一些自然风景区和名胜古迹也遭到破坏。格拉宁对此极为关切。他认为，每一代人的精神面貌都不可能脱离以往的历史文化传统而存在。他呼吁人们珍视这种精神文明和传统道德的连续性，爱护和尊重各个地区所形成的历史文化传统和独特风貌。因为不了解过去，就不能正确理解现在和未来，就不能培养全面发展的个性。

经过长期的酝酿，构思，格拉宁创作了长篇小说《一幅

画》发表在1980年第1—2期的《新世界》杂志上。

小说描写雷科夫市执委会主席洛谢夫由莫斯科带回已故画家阿斯塔霍夫的一幅题为《河畔》的风景画，不料由此引起了一场轩然大波。原来这幅画以惊人的艺术魅力表现了该市仅存的一座具有历史文化价值的古老建筑——基斯雷赫府邸及其周围景色宜人的日穆尔金纳河湾。美术教员图奇科娃把这幅画陈列在学校里，对学生进行热爱自然和乡土文化传统的教育。前来参观者络绎不绝，引起了公众的极大兴趣。人们在赞赏之余，越来越对市政府决定拆迁这座建筑物、在该处兴建电子计算机分厂的计划感到不满，为这座古老城市独具一格的风貌和风景胜地即将消失殆尽而忧心忡忡。退休老红军波利万诺夫更以自己过去破坏历史文物，粗暴对待这幅画的作者的历史教训敦促洛谢夫接受民意，改变计划。在波利万诺夫、图奇科娃的强烈呼吁下，洛谢夫向上级提出改变厂址、保留古老建筑作为地方博物馆的建议，却遭到了州执委会主席乌瓦洛夫的阻挠。矛盾愈演愈烈，乌瓦洛夫下令强行拆迁，在群情激愤，舆论大哗的情况下，洛谢夫挺身而出，扭转了局势。古老建筑虽得以幸存，洛谢夫却由于冒犯上级而被迫辞职，离开了该市。

作者在小说中围绕着这一事件，塑造了一系列具有鲜明个性的典型人物，通过他们的性格冲突和心理活动，表现多方面的主题。作者笔下的洛谢夫是一个既具有实干精神，又富于浪漫激情的新型实干家。他立志要在任职期间把雷科夫市建成一座经济繁荣，福利完善的现代化城市。可是由于多年来片面强调物质福利和工业建设，忽视了满足人们对自然美和精神文化的需要，致使城市的传统特色和风貌遭受破

坏。阿斯塔霍夫的风景画及其在公众中引起的强烈反响开拓了他的眼界，使他认识到必须珍惜前人和大自然留下的名胜古迹，正确处理城市现代化建设与保持城市传统特色的关系。当乌瓦洛夫否决了他的建议，并表示将提升他做自己的副手的时候，他又陷入了复杂的内心矛盾。作为一个实干家，他不得不权衡利害得失，不能为了保护古迹而放弃城市的经济利益和个人的前程。然而内心深处的道德感却又不允许他违背良心和人民的意愿去拿古迹做交易。小说对主人公的灵魂搏斗作了十分精彩的描写。在图奇科娃的纯真爱情和波利万诺夫英勇献身的感召下，道德感和人性美终于在洛谢夫身上占了上风。在名胜古迹即将毁于一旦的紧要关头，他坚决站到了保护自然美和文化传统的广大群众一边。洛谢夫虽然在官场角逐中失败了，却经受住了严峻的道德考验。通过主人公的内心演变，作者有力地表现了作品的主题思想：美与善是不可分割地联系在一起。保护文化古迹和自然环境的美，实质上是一场保护人的内心世界，保护个性的完美发展的斗争。

与洛谢夫相对照，乌瓦洛夫则代表另一种类型的实干家。他精明强干，办事果断，讲究实际，善于经营管理，是近年来苏联文艺大肆宣扬的“当代英雄”。然而小说作者却着重揭露了这个人物在精神上的贫乏和个性的片面畸形发展。乌瓦洛夫是一个技术至上论者和唯理性论者。他处理问题，除了在经济和技术上是否合理上算之外，从不考虑任何其他因素。在他看来，为了保护古迹胜地而延误建厂，完全是一种追求精神奢侈的迂腐之见。他对艺术和美持一种狭隘的实用观点，甚至宣称：“只要给我资金，我就能给你建造任何风景名胜”，因为“任何东西都是可以计算的，包括美

和它的效用在内”。他对良心之类道德观念嗤之以鼻，他所崇拜的只是先进技术、新式机器。有人给他起了个“袖珍计算机”的外号，他不以为耻反以为荣。乌瓦洛夫虽然官运亨通，神通广大，但由于见物不见人、鄙弃人的精神需要而成了象机器一样冷酷无情，麻木不仁的官僚主义者。正是通过这个具有时代特征的人物形象，作者敏锐地反映了苏联社会在所谓“科技革命”条件下片面追求物质利益而忽视人的精神道德价值所造成的精神危机。

与此相联系，小说还通过波利万诺夫和阿斯塔霍夫的性格冲突和各自不同的悲剧命运，从历史上和心理上深入探讨了各代人之间的精神联系问题。波利万诺夫是一个具有光荣革命经历的老红军，在他身上体现了“开创革命的一代人的热情”，同时也反映了那个时代的复杂性和局限性。他对革命忠心耿耿，一心想着“三、五年之后实现共产主义”。然而，在严酷的阶级斗争环境中，他们那一代人也形成了片面强调政治宣传和批判斗争而忽视继承文化历史传统，尊重创作个性和艺术美的过激思想情绪。波利万诺夫的悲剧就在于他自信为了革命所理应采取的一些过火行为，如焚毁教堂收藏的圣书、圣像等珍贵文物，对阿斯塔霍夫的创作横加干涉等，却给革命和人民造成了不应有的损失。他在晚年为自己所犯的错误深感内疚，决心搜集各种文物筹建一所地方博物馆，以教育后代尊重历史文化传统，并以自己誓死保卫古代建筑不受破坏的英勇献身精神而受到全市群众的尊敬和怀念。但是，他从来没有因为过去在斗争中犯过错误而怀疑自己一代人所选择的革命道路，因为“在我们那个时代不可能有别的做法，也许需要通过烈火去获得新生活的真理”。作

者在谈到这个人物的塑造过程时说：“一开始我把波利万诺夫写成一个思想僵化，眼光狭隘的人物……后来我逐步确信这个波利万诺夫也有他这样做的历史必然性，而且是一种令人信服的必然性。我开始在某些方面对他感到同情，他身上有某种吸引我的东西”^①显然，作者通过这个人物的悲剧性格表明了自己对历史的看法：不能简单片面地否定过去，没有过去也就没有现在和将来。

怎样正确对待艺术美和艺术家的创作个性问题是作者在小说中探索的另一个重要主题。画家阿斯塔霍夫以及他的作品命运，在书中成了艺术才能同社会环境发生悲剧性冲突的象征。在作者笔下，阿斯塔霍夫是一个对美和人生意义进行不倦追求的才华横溢的艺术家。在二三十年代的激烈斗争中，他不随波逐流，迎合时尚，坚信艺术的崇高使命在于表现生活美和自然美，在于丰富和提高人的精神境界。因此，他不顾波利万诺夫等人所施加的政治压力，拒绝把风景画变成廉价的政治宣传品。正因为如此，他屡遭打击迫害，被扣上“无思想性”，“复旧”，“资产阶级情调”等帽子，在穷困潦倒中默默无闻地死去。虽然他在生前没有得到社会的承认，但他的遗作却以感人的艺术魅力揭示了大自然的美，唤起人们为保护美和为人的精神价值而斗争。

这部小说体现了作家对错综复杂的现代社会生活的综合认识和对“科技革命”条件下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以及各代人之间的精神道德联系这一中心主题的深入探索。为此小说采取了多线索，多主题的立体镜式的结构。作品围绕着洛谢

^①格拉丁：《问题与答案》，刊登于《十月》1981年第9期。

夫同乌瓦洛夫在现代化城市建设中保护名胜古迹问题上的矛盾冲突这一中心情节线索，展开错综复杂的人物关系和社会道德冲突，力求综合地反映出现代化建设中人们在精神道德、审美意识和心理上的深刻变化，并通过一幅风景画的曲折遭遇把历史上的矛盾冲突同现实社会问题有机地联系起来。作者在人物性格的刻画上比较成功地运用了对比的手法，并把心理描写和社会分析结合起来，着力于表现人物在严峻的道德考验面前的复杂内心活动，使小说的主要人物既体现了一定时代的社会历史特点，又各具鲜明的个性特征。小说中的景物描写富于抒情色彩，往往同人物的审美感受、复杂内心活动和对往事的沉思交织在一起，达到了情景交融，深化主题的艺术效果。

小说发表后，立既引起了苏联评论界的重视和读者的热烈反应，认为它“提出了各种各样的社会问题”，是“当前文学发展进程中引人注目的现象”。

通过《一幅画》，我们可以从一个侧面了解苏联目前的社会现实。作者在小说中探索的某些问题，对我们也有一定的启发，他在艺术上的创新，对我们也不乏借鉴之处。

北京师范大学苏联文学研究所

刘 宁

1982年10月

第一章

洛谢夫在库茨涅兹基桥遇了雨。为了不致淋湿，他便顺路走进了一家展览馆。距开会大约还有一个半小时。他在大厅里安闲地踱着，以避免莫斯科的繁华闹市稍事休息。莫斯科湿漉漉的街道春寒料峭，拥塞着匆匆赶路的首都居民，从那儿来到这里顿时有一种又静又暖的感觉。在莫斯科，洛谢夫最感头痛的就是那多得出奇的人，无论哪个机关，哪个商店，哪个咖啡馆，乃至街心公园，到处都是摩肩接踵，人山人海。甚至在这个展览馆里，地方虽然宽敞，可是使洛谢夫十分纳闷的仍是那些参观者——这都是些什么人？为什么在上班时间的在这儿蹓跹？而且多半都是妇女。这是颇值得注意的。因为他发现，在他那个城市，凡是文化娱乐场所，大厅里坐的也大多都是妇女。由于首都同样存在这类现象，洛谢夫便多少放了点儿心，可另一方面却总觉得耐人寻味。

他顺着紧绷着灰麻袋布的墙壁走去。这种廉价的粗布料这会儿看来相当不坏。但挂在布上的这些画却引不起洛谢夫的兴趣。他本人更喜欢历史画，譬如：临刑前的火枪手、伊凡雷帝杀子、或是关于斯捷潘·拉辛和描写战争场景的，关于国内战争和游击队的画，以及苏沃洛夫跨越阿尔卑斯山的画等等。他也喜欢那些将军、统帅和知名艺术家的画像，为的是丰富知识。可这儿挂的却尽是些普普通通的老人、半大孩子，以及蔬菜、水果之类的东西，再有就是画在纸上的素描

和大量镶着简陋的油漆镜框的小幅画。洛谢夫想象不出，这些画在展出以前放在哪里，展出以后又往哪儿摆，而为了这种暂时的用途把它们创作出来又有什么意义。博物馆就不同了。洛谢夫常去美术博物馆，可这一类画展却从未看过。现在他已确信这倒未必是件憾事。有时，他望着莫斯科商店的橱窗，深为那些数量众多，但对他来说毫无用处的商品而感到震惊。然而，还有多少类似的，对普通人毫无必要的展览，以及种种组织机构和措施啊……

突然间，洛谢夫仿佛被什么东西猛然扯了一下，他似乎不期而遇地碰上了什么。但究竟是什么，他也不清楚。四周空无一物。他刚要往前走，可没走几步便又返了回来，环顾一下之后，心里立刻又象方才那样怦然一动。这是由一幅画引起的。画中的某种东西使他止了步。洛谢夫蹑手蹑脚地走近那幅画，仿佛生怕把这种感觉吓跑似的，这是一张普通的风景画，画的是一弯河水、几株河柳和一幢房屋。写在那块小铜牌上的标题：《河畔》，什么也没说明。洛谢夫想把画中的房屋和其他建筑瞧个仔细，但是俯下身凑近一看，那宽阔的河岸和其他细节便统统散成一块块突起的，带有画笔痕迹的油彩了。

洛谢夫向后退了退，从一定的距离望去，那些斑点便又汇合成一片稠密的水流、银光熠熠的河柳和墙皮剥落的房屋了……离得越远，画的细节看得越真：铜瓦覆盖的屋顶、一块块翠绿色的铜锈，以及烟囱、风标等等……为了确定自己没有看错，洛谢夫又朝着那幅画走回来，眼睛一直没离开那只风标，以致把站在画旁的那位手拿笔记本的姑娘撞了一下。

“应该看画，而不是闻画，”姑娘连他的道歉都没听，

便怒气冲冲地大声喝道。

“当然应该看，我就是看出了神，”他憨憨厚厚地说道。“我是个外行，您或许能给我讲解讲解？”

他善于如此，以他的随和与坦率使对方发不起火来。

“讲什么？”姑娘干巴巴地说。

“这儿写着《河畔》。可到底是什么河？叫什么名字呢？”

姑娘笑了：

“这难道有什么意义吗？”

“不，您先听我说，”洛谢夫看着那幅画愈发激动地说道。“意义大得很。河流还少吗？可这儿临摹得却很具体。”

听到这话，姑娘仿佛表示原谅其无知似地笑了笑，打量了一下他那扣得整整齐齐的西装上衣和领带，以及他那全副土头土脑的庄重神气。

“可是即便写上河的名字，又有什么不同呢？名字并不说明更多的东西，这只不过是幅风景画。”

“什么？‘只不过是’？那可大不一样。您怎么不明白呢？”

洛谢夫将目光从画上移开，惊讶地瞥了姑娘一眼。长长的高领绒线衫、短皮裙、直直的披肩发；别看她衣着随便，但瞧上去却是那样雍容华贵，那样自信，丝毫也不觉得自己蒙昧无知。

“同时也不能这样说，‘临摹的’”她用教训人的口吻说。“这是位大师，不是个小学生。实物只是他用以概括典型的手段，或确切些说，只是素材。”接着，她又说了些

话，话里的每一个字洛谢夫都懂，可一凑成句子，不知怎的，就让人一点也摸不着头脑了。

“您真在行。”洛谢夫叹息一声，表示赞赏。“可还是不妨弄清河的名字。虽然是个概括的典型。可地方总是能搞清楚的，您说呢？”

“我看未必……不信您就去问解说员吧。”

然而，解说员不知到哪儿去了。洛谢夫转了一遭，看看别的画，但是没发现类似那幅画的作品……穿绒线衫的姑娘不时从远处望望他。于是他又回到了她的跟前。

“毫无端倪可寻。这些画家简直不负责任。”

“可究竟是怎么回事？”

“他不该打哑谜。”

“我不明白。”

他严厉地瞪了她一眼，就仿佛她有什么过错似的。

“应该确切地标出名字来。”

姑娘的脸从鼻子一直红到两颊。

“您怎么这样吹毛求疵？这儿人来人往！……”她怒不可遏，一口气说了出来。“您让这画安生一会儿吧。够啦。这关您什么事？您对绘画一窍不通。您要把这幅画怎么样？嗯？……就连展出这么一件谁也不妨碍的作品都不行……”

她的颈子上有根筋在抖动，眼睛眯成一条缝盯着洛谢夫的脸，盯得他不由倒退了几步，直至来到街上他才镇定下来，在他还未猜测到姑娘的怒气是针对另外一个什么人以前，他一直都在憋着气，搜索着能对这位姑娘狠狠回敬一下的词句。

散会以后，洛谢夫留下没走，为的是要把购置产院设备的款项弄到手。不知出了什么奇迹（再加上他的苦苦哀求），他居然得到一套进口的卫生设备——天蓝色的面盆、浴盆、豪华的淋浴喷头，——傍晚时分，洛谢夫回到旅馆自己的房间，一面喝着从一把大搪瓷壶里倒出来的茶，一面觉得心情无比平静而又洋洋自得，由于事情办得顺手，他不时地笑一笑。楼下高尔基大街上的汽车刷刷地响个不停。这种响声似乎早被洛谢夫当作莫斯科的主要声音了，每当他在自己的雷科夫忆起莫斯科的时候，首先想到的便是这种从“莫斯科饭店”周围街道上传来的刷刷声，同时想起的还有这种放着一个普通橱柜和一张木床的高层房间，以及这种愉快的孤独感。

沙发上方挂着一幅旅馆的装饰画，画的也是风景：秋季田野上的灌木丛。洛谢夫虽然已在这里住了一个星期，可还是初次看到它。他眯起眼睛把那画得工工整整的阴影、褐色的小草、蓬松的白云端详了好一会儿。看来，这个所在本身很美，可是在画上却显得索然无味。这时洛谢夫想起了画展上的那幅画，真可谓迥然有别，大不相同。洛谢夫也弄不清差别究竟何在；但是他觉得出这种差别已经是够奇怪的了。

洛谢夫未同所有与会者一起去看戏，而是给福明家打了个电话，自己要求上门作客。这已经是老传统了，每次来莫斯科，洛谢夫总要探望探望乡亲。他千方百计来维持这种同乡关系，因为这样做对他那个相当出名，但又只是区一级的雷科夫市是不无裨益的。

第二章

福明是某工程部队的一位将军，在家常常穿着一件毛茸茸的格子上衣，戴着一顶中亚细亚的小圆帽，酷似一位老教授。谢多夫夫妇也来了，也是雷科夫人，丈夫在机场工作，妻子是一家服饰工厂的工程师。他们都已经离开雷科夫多年，当时洛谢夫还是个孩子，他同他们认识已经是在莫斯科的事了，是由前任市执委主席介绍的。

席间，洛谢夫仿佛顺便提起了美展上的那幅画。他说，画中的房屋以及它的整个布局都同基斯雷赫家的那座楼房完全相仿，直至屋顶、风标，甚至河岸上的斜坡都一模一样……说着他谨慎地笑了笑，因为他一面听自己讲，一面在心里嘀咕：偶然巧合的事还少吗？从他办公室的窗口望出去就能看到的那个荒芜的所在，哪有画上画的那么美呀？

大家都清楚记得基斯雷赫府邸，而且一致向洛谢夫证明，这不可能搞错，这种带有铜屋顶和半圆形窗户的楼房再不可能有第二座。

“斯捷潘内奇，这可不是你盖的那些火柴盒似的房子，”福明扯着他的大嗓门说。“基斯雷赫府邸可是件稀世之珍。设计是独一无二的。你知不知道屋顶为什么是铜的？”

洛谢夫一面呷着白兰地，一面听着那段他早已十分熟悉的往事：林业家基斯雷赫娶了一位法国妻子，一位铜管乐器

厂厂主的女儿，那位厂主破了产，于是便将制造乐器的铜片给女儿作了妆奁。也正是从那时起，基斯雷赫组织了一个市乐队，每逢星期日都在公园里演奏。谢多瓦娅的父亲原来就在这个乐队当过铙钹手。革命年代，这个乐队曾到省城支援过无产阶级。贫农委员会就设在基斯雷赫这所房子里。晚些时候，那里办过扫盲班。后来，谢多瓦娅记得，那儿是公社，住着公社社员。福明记得，房子隔壁是戈罗季诺夫开的店铺，是在新经济政策时期，那儿出售在养鱼池放养的活鱼，店铺再往下，便是一片片苹果园，圣潘捷列蒙小教堂也在那边，游击队员莫什科夫就是在那里遭到匪徒们枪杀的。

这一连串无穷无尽的回忆往往使洛谢夫感到懊丧，因为他的同乡们对于存留在他们想象中的雷科夫远比对这座城市的现状更感兴趣；他们彬彬有礼地听着洛谢夫为设立新产院、新码头操劳费心的事，并且尽力予以协助，但是谈着谈着，不知怎样一来，话锋总要转到以往的年代，那时常有来自四面八方的陶器工、箍桶匠带着小木桶、陶盆、瓦罐、带哨子的小玩具麇集在雷科夫的市场上，商场前面常常举行相亲活动，而在五月份的各个节日里这儿还设有带旋转木马的游艺场和各类集市。

从他们的言谈话语之中看来，昔日的雷科夫是那样可爱和有趣；那些街头的山羊、那些同样被当作富农而被扫地出门的“遗老遗少们”的两层楼房、那些茶馆酒肆，以及消防队的瞭望塔等等，都使他们不胜依恋，并陷入阵阵甜蜜愉快的乡愁之中。

至于在那个被战争摧毁的彼得洛夫塔的原址好不容易才建起一座百货大楼，以及已经铺设了下水道这类事实，却引